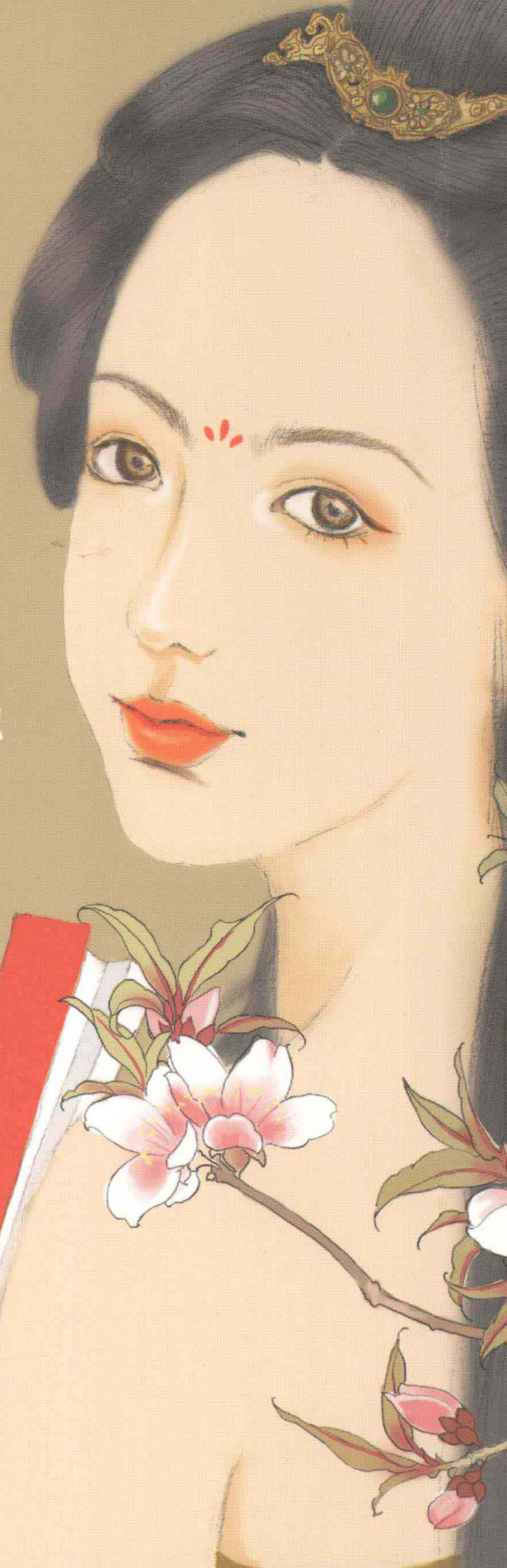


当与 子归

Holding your hands till we grow old

卿妃

著



当与 子归

卿妃 著

Holding your hands till we grow ol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与子归 / 卿妃著. —北京 : 朝华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54-3283-3

I. ①当… II. ①卿…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204号

当与子归

作 者 卿 妃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策划 林苑中

特约编辑 武 瑾 雨 微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熊 琼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980mm 1/16 字 数 420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3283-3

定 价 29.80 元



楔 子

001

第一卷 汉广

第一章	金钱佛	004
第二章	到处都是秘密	010
第三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	017
第四章	三试	023
第五章	入瓮者谁	030
第六章	三岔口	036
第七章	歌吹是扬州	043
第八章	绡与缣	049
第九章	八段锦	054
第十章	最大的贼	062
第十一章	黄雀在后	067
第十二章	恶鬼	074
第十三章	二十四桥	086

当与子归

CONTENTS 卿妃◎著

目录

第二卷 关雎

第一章	狠角色	090
第二章	云中谁寄锦书来	102
第三章	晋水汤汤	109
第四章	公子你笑早了	115
第五章	为乐当及时	122
第六章	铜板大侠	129
第七章	江湖定律	136
第八章	太平有象	144
第九章	九十九面旗	151
第十章	第二人	160
第十一章	迟到的家书	171



第十二章	冬至未至	180
第十三章	观音土	187
第十四章	老黄瓜也有水灵时	193
第十五章	大雉之舞	202
第十六章	云开月明	210
第十七章	三日变	218
第十八章	鸳鸯计	225
第十九章	公子快跑	233
第二十章	他，大爷	240
第二十一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	249
第二十二章	人贵自知	256
第二十三章	呼伦大会	265

第三卷 绸缪

第一章	宜春香质（上）	274
第二章	宜春香质（下）	279
第三章	做人不能余某某（上）	285
第四章	做人不能余某某（下）	291
第五章	叵测兄妹（上）	298
第六章	叵测兄妹（下）	302
第七章	芦苇啊芦苇（上）	307
第八章	芦苇啊芦苇（下）	314
第九章	月晕知风（上）	320
第十章	月晕知风（下）	326

拾遗篇

之一	勇啊	334
之二	纳妾风波	337
之三	余氏家训	340
之四	人上人	345

当与子归
CONTENTS
卿妃◎著



月黑风高夜，奸淫掳掠时。

这被江湖人口诵心记的至理名言，原本她是不信的。可事到临头，她不得不感叹名言警句的可靠性。

她不过是找个地方避雨，结果却碰到了《江湖逸闻录》中的经典桥段。

黑云如墨的夜里，一间破庙，一位衣衫不整的美人。唯一走调的是，这美人是个男的。

只见他垂着首，长发湿湿地蜿蜒着地，在这空山秋雨的夜里别具风情。

“阿匡？”美人微一开口，庙里便满是浓香。

这味道……

她赶忙掩鼻，真是药死大象的剂量。

“阿匡？”沙哑的声音明显偏缓，像是在试探。

听气息他好像不懂武，对于普通人来说，中了这等春药还能如此清明的已属不易。更何况，他还想杀她。眼见美人就要按下手中的机关暗器，她赶忙出声，“阿弥陀佛，贫尼山中遇雨，欲借此地暂且休息，不想惊扰了施主，真是罪过。”

编话不经大脑，说谎不打草稿。她是余家人，这点变通的本领还是有的。

“原来是师太，在下失敬。”美人虽语带春风，手中却依然紧握着暗器。

唉，真是疑心啊。她在心中暗叹一声，突地向前倾倒，发出重重的落地声。

“小心。”

她姿态不雅地爬起身，“施主可有火折子？”

“没有。”他语调轻柔地开口，“师太前方两尺的地方还有一块碎石。”

她看着光滑如镜的地面，微微一笑，“施主能夜视啊。”

“江湖中人，这是自然。”

“那便多谢施主了。”她瞎子般地试探，鞋底在地面摩擦着，越过假想

的碎石，而后靠墙坐下。

“师太。”黑暗中，沙哑到性感的声音缓缓响起，“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

“施主请说。”

“近日秋雨如晦，在下的心亦是纷扰难定，想请师太持诵《金刚经》，平我心绪，去我烦忧。”

语调绝对恳切，要求绝对合理，但他的心绝对是黑的。想她假扮不懂武的出家人，拿出生平最大的善意来表现出对他既无色心又无色胆，可这个美人还是不相信。

“师太？”

这声催促压抑不住喉间的呻吟，看来他快要撑不住了，要在药效发作前扫除一切威胁？还真是守身如玉啊。

“师太不允么？”他笑如春月，手中的暗器对向她所在的角落。

原来他一直不信，先前的好心指路只是想确定她的方向，这人真是……

“阿弥陀佛。”唱念佛号的同时，她倏地飞起。

美人刚要按下机关，就觉脑后一木，整个人软软落下。

“唉，吃了‘淫乐无边夜夜春’还能这么折腾。”看着地上春意横生的美人，她缓缓叹了口气，“看你这么守身如玉，我便成全了你。”

落雨的山野像是着了墨，晕染着朦胧的水渍。恍然间只见一白影飞起，如画中留白，带着清雅旷远的风韵。

于山岩上轻巧地将一人扔下，毫不留情，畅快无比！

当
与
子
归

第一卷

汉
广



第一章 金钱佛

传奇谱排名第一，余瞻远、余柳氏夫妇，殁于正魔大战虎跳崖一役。

《江湖逸闻录·宗师正册》

晋安余氏，正道大家，掌江湖宝重逾二百载。宝重之秘以家训传之，故言“得余氏者得江湖”。十一世孙余瞻远，生性豁达，武功超绝，与魔教右使柳缙育有一女。江湖无人见过此女，之后更不知所踪。此女重出江湖之日，便是余氏传奇陨落之时。

《江湖逸闻录·南山院隐册》

江湖上最不缺的就是传奇，能跻身《江湖逸闻录》偏册已属不易，更别提能以个人身份进入宗师正册，连续十年蝉联传奇谱排名第一，让有“万年毒舌”之称的南山老人赞之又赞、不能再赞的人物了。

当然，这样的人物必已作古。只有死人才能安享盛名，这便是江湖的残酷之处。

然而这入土的传奇同一件物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成就了江湖书写不完的神奇。

“‘淫乐无边夜夜春’？那不是二十年前，让余瞻远余大侠失身给魔教女魔头的春药？”

“怪不得啊，我想玉剑公子怎会娶那柳无双，原来是中了药啊。”黄衣侠女愤恨地看着堂上喜烛，一副暂将银牙咬碎的模样，“哼，公子必定是在周遭只有这么一个女人的情况下，这才委曲求全、痛心疾首、老大不情愿地收了

那姓柳的。”

“去他爷爷的，老子怎么听说是江湖第一美女峨眉派的柳小师妹于某年某月某一天，不幸路遇‘据说’是中春药的玉剑公子，结果三生不幸落入狼口，一来二去，一朵鲜花就插在了玉剑上。”这番言论引得江湖王老五们频频点头。

“细细算来，这是自余氏夫妇以来因‘淫乐无边夜夜春’而结合的第……”好事者拿出最新出炉的《江湖逸闻录》翻了又翻，半晌报出准确数字，“第三十八对佳偶。”

三十八对！

一旁埋头苦吃的天龙门门主王叔仁差点爆出眼珠。

丫，还要媒婆做什么？只要有了这“淫乐无边夜夜春”，他座下的唯一女弟子便不愁嫁了。慢着，慢着，容他好好算算。现今江湖四大公子，玉剑、君山、濯风、祁阳，前面两个不用理会，跳过。北濯风，南祁阳，有钱的自然是南方人。南边好啊，物产丰饶，买卖亨通，家大业大，不怕吃空。想他天龙门十三口，外加堂前看门狗，便能天天喝汤顿顿吃肉。

一双老眼忽喜忽悲，复杂的情绪最终化为两泡热泪，湿漉漉地挂在眼眶里，“阿归，天龙门就靠你了。”

被点名的女子缓缓抬头，清秀的容貌在美人如花的江湖里只算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师父，您叫我？”慢半拍似的，她眨了眨眼。

“你！”正当王叔仁恨铁不成钢之时，就听喜堂里骚动起来。

“上官公子。”

“上官公子到了！”

一时庄门大开，座上宾客纷纷起身，身穿喜袍的玉剑公子更是出庄相迎。

“上官……上官？”王叔仁低声念叨，“好像不是江湖排名前十的人物啊，怎会这么大排场？”

“哎？王掌门不知道？！”

“本门地处边陲，消息不通，还望兄台指点一二。”

“上官公子乃是江湖四公子之一祁阳公子萧匡的娘舅。”

“不过是沾了外甥的光。”有人颇不以为然。

“哼，沾光？上官公子气质高洁，神佛般的人物，哪里还用沾别人的光！”

咦？这不是刚才那位为玉剑公子万般惋惜的白衣女侠么，怎的又为上官公子抱不平起来？

“敢问女侠……”

不等王叔仁问完，就听白衣女侠温柔似水道：“上官公子出身大富之家，本可过着平顺安定的日子。可为了逝去的长姐，他不惜投身险恶江湖。这些年

祁阳公子之所以名震江湖，全因身后有一位上官意，这样的人物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是啊，是啊，祁阳公子真是好狗……”闻言，王叔仁惊瞪老目，只见他座下的唯一女弟子咽下一口好菜，平气再道，“祁阳公子真是好有运气，摊到了这么一位娘舅。”

黄衣女侠向她斜睨一眼，“有运气的又岂止祁阳公子！”

“哦？难道……”她一脸求知，完美地激发出黄衣女侠说下去的欲望。

“‘上官意，江湖幸。’自从有了上官公子，江湖门派再不愁生计。上官公子乐善好施，有着神佛一般的慈悲心肠。只上月，就有七家小门派在上官公子的救济下重开山门、起死回生。你们说，这样的人物当不起这般礼遇么？”

“当！当得起！”一手生金一手生银，试问有哪个门派能跳出上官大佛的五指山。她心悦诚服，佩服得五体投地。

“原来有钱的是娘舅啊。”耳边响起恍然大悟的老声，“阿归，天龙门就靠你了。”

不待她明白，整个人就被用力推了出去。再回神，只见淡青色衣摆在眼前微微拂动，流云样的银色绣边闪着内敛的柔光。

周遭，针落可听。

“我佛慈悲。”幸是双膝落地，她借势双手合十，跪拜神佛状，“请佛祖赐我天龙门白银五十两，腊肉一百斤，助我天龙门起死回生。”

头顶传来轻笑，她不听，径直站起身来，“阿弥陀佛。”

最后一声唱和，轻笑声戛然而止。

“敢问姑娘芳名？”

她眼皮一跳，“在下余秭归。”

“余秭归。”这人轻柔念着，似将她的姓名咀嚼再三而后郑重咽下，明明是春风般的暖声，却听得她头皮发麻四肢冰凉起来。

“若在下没听错，余姑娘师从天龙门？”

“是。”她微微退后，试图拉开彼此间的距离，不想却动弹不得。

在旁人看来是她主动靠近，却不知衣摆下她的长靴被人死死踩住。

“在下上官意。”春潭般温柔的双眸直直看来，目不转睛，“今日得见余姑娘，真是三生有幸。”

入夜，玉剑山庄的流水席还在继续，她不胜酒力早早便下了席。

“无耻！”

“卑鄙！”

对于沿途的一路骂声，她已是毫无感觉了。

自上官意来了后就再无侠女为玉剑公子抱屈，这尊金钱佛不仅法力无边，就连害人的本事也是不小。吃完这顿喜酒，她定躲回天龙山，没个三年五载绝不下来。

她叹了口气，慢腾腾地向无人的庭院走去。

今夜满月如盘，远处飘来一簋清歌妙曲，歌声婉转，正应了人圆月圆的好时景，江湖难得显柔情。她藏在树荫里，听着时隐时现的乐声，醺醺然将要睡去。

“师姐。”树下有人。

“师妹，你怎么才来。”是两人。

“韦容那小子看我看得可紧了。”

“可恶，你连身子都给他了，他还疑心？”

“唉，原本他就快松口了，可自打被他爹叫去后就……”

“韦柏重那老狗！”年长的恨恨一啐，“师妹，你可要稳住。师父十年布局，等的就是这一天。”

“可就怕我公爹早就看出我不是余瞻远的女儿。”

余瞻远的女儿？树上，浅眠的她下意识侧耳。

“放心，师父曾去南山院偷看过《逸闻录》的隐册，上面清楚地写着没人见过余瞻远的女儿，就连韦柏重也不例外。而且江湖人都知道，与魔教大战的前夜，余瞻远就宿在玉剑山庄，与老鬼促膝谈了许久。师父推断，那一夜余瞻远定是对老鬼透露了部分余氏家训，作为交换托老鬼照顾他的女儿。不然老鬼也不会在余瞻远夫妇刚刚罹难之时，便以托孤人的身份去藏云山寻找余氏孤女。”

“可为何师父让我姓柳？”

“在幼失怙恃、江湖人人欲擒的情况下，不改名换姓的那是傻子！”

登时，她明白了这些年自己无风无浪的原因。

“柳，原是余夫人的姓。据见过她的前辈说，余夫人是当时江湖上数一数二的美人。她眉间一点红痣，温柔如水，气质与魔教身份绝不相符。这下你该明白，师父为何在我们师姐妹中独独挑中了你吧？”

“怪不得我公爹第一次看到我时，直说像呢。”

像么？她对新娘的容貌不禁好奇起来。

“今日上官意突然到访其意不善，师父命我通知你，计划提前。”

“无双明白，定不会让她老人家失望。”

“多加小心，保重！”江湖儿女行事爽利，瞬间便没了人影。

唉……

她无声叹息，这些年不是她不愿忘，只怪江湖人刻意提起。

余氏家训，余氏家训……默念着这四个字，她不禁笑出声来。

“原来树上也有赏月的同好。”

闻言她不由大骇，何时来人她竟不知。屏息静气，借着叶间的缝隙望去。只见月下美人如玉，桂黄色的月光停在睫毛上，形成一道迷离的光晕。似柳月春风，颇有几分不下凡尘的美感。若是初次得见，她说不定真会被色所迷。

树影间，四目相对。一双俊眸欣然漾深，绽出堪比月华的绝艳光彩。

“原来是天龙门的余姑娘。”

见躲不过，她只得跃下，“上官公子，失敬失敬。”

“姑娘好雅兴，在这儿赏月听风。”

“呵呵，在下不过是喝多了，寻个清净地小睡片刻。”她敷衍着，恨不得脚下抹油一走了之。

见她惶惶欲走，上官意叹道：“余姑娘可是讨厌在下？”

“怎么会！”断然否认，死不承认，“公子这般高洁人物，在下自是万分敬仰。”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敬仰到双膝跪拜的地步么？”他虽带着笑，笑意却未至眼底。

她蹙着眉，很是委屈，“公子莫怪，在下白日所为，实在是情非得已。”

“哦？”他颇感兴趣。

“江湖里既有玉剑山庄这样的豪门大家，就一定会有天龙门这样艰难度日的小门派，这与有黑必有白是同样的道理。”她翘首望向人声鼎沸的喜堂，“对天龙门来说，若真有人能代替神佛让本门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那三跪九叩又算什么？”含着不足为外人道的深意，一双乌瞳悠悠望去，“上官公子，你说可是？”

被她这一看，上官意微微愣怔，半晌才露出笑，“是在下多心了。”

竟然混过去了！她暗自窃喜。

“其实今日姑娘一声佛号勾起在下颇多回忆。”月色下，他一身淡青长袍，显得有些寂寥，“不瞒姑娘，在下也曾有过玉剑公子一样的遭遇。”

言下之意，名满江湖的上官公子也曾中过“淫乐无边夜夜春”？这绝对可以排在“江湖十大秘闻”之首，足够让江湖人士津津乐道半辈子了。

只是如此私密的事对一个陌生姑娘说，是不是太过了？她心生警觉，下意识想要回避，就听上官意轻声再道：“只可惜在下没有玉剑公子这般幸运，不等天明，恩人便离我而去了。”

“可惜可惜。”她这声绝对应景，听不出半点敷衍的意思。

“这也不能怨她，谁叫她身份特殊，这等私情是佛门不容的。”

佛门？

她眼角一抽，只见他细密眼睫微微垂下，朗月般的俊容染抹痛色，“那

日分离，只听她一声‘阿弥陀佛’，在下顿觉万念俱灰。只恨自己四肢麻痹，眼睁睁地见她离去。一夜秋雨如注，在下浑身湿透心却干涸，每每午夜梦回依旧是痛不能已。”

眼皮抽了又抽，她几乎喷血而出。

“你说，再相逢她还能认得在下么？”

咽下喉头血，余秭归婉转道：“若公子还认得师太，师太自然能认得公子的。”

倏地，他像是痛到极致，苍凉地笑起来，“在下既不能夜视，又怎能看清暗中的她？一切天注定。”

她暗舒一口气，“公子切莫哀伤，年少情仇记不长，过些时日便会忘的。”

今夜过后，就算皇帝老儿摆酒，她也绝不下天龙山半步！

她正思量着如何脱身，半晌就听上官意唤道：“余姑娘。”

她小心抬眼，只见他含笑看来，眼中非但不见半分痛色，甚至还带着几许玩味，“听人秘密总要付出点代价不是？”

“……”

这样的强迫中奖，她能不能不要？

再抬眼，再抬眼。

果然是她痴心妄想了……

黑影如鬼魅一般漫天落下，兵器闪出慑人的寒光。刀剑无眼，她狼狈躲过。再想逃，却因带了个大“包袱”，怎么跑也跑不快。

“麻烦姑娘护我周全。”拽着她的腰带，身后的“包袱”愉快笑道。

第二章 到处都是秘密

雨后空山，绿叶似玉般的润泽。几缕蝉鸣在云气缥缈间，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

“阿归，今日快活么？”

高大的男子扛着小人儿，一摇一晃地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快活，快活极了！”黑眸弯成新月，小人咬了一口红豆饼，最后还不忘往老爹的嘴里塞上一块。

“那，回去后……”

“我不会将爹爹偷看漂亮姐姐的事告诉娘的。”义薄云天，她绝对够义气。

“咳……咳……咳……”男子好容易顺过气，“爹的意思是回去后你娘要问起，就说是你想下山的。”

“哦。”

“还有，爹绝对没有偷看除你娘外的其他女人。”

“哦？”

“阿归——”这声拖长了语调，对她的怀疑很是不满。

“爹爹明明就有看卖红豆饼的大娘。”

“……”拜托，那是奶奶好不好。

“还有走高索的姐姐。”

“……”那女娃顶多十岁！

“呵呵……”

“笑什么？”某人老大不爽。

“原来爹爹是扒耳朵。”

“你你你！”

坏了坏了，不过是在一家川菜馆吃了一顿，她就学会方言来羞辱老爹了。

某人气急败坏地将女儿放下，缓了缓气，摆出顶天立地般的造型，“阿归，你看你气宇不凡、高大英武的爹像是怕老婆的人么？！”

“像。”

回答干脆，毫不拖泥带水，刺激得某人叉腰怒吼。

“怕她个屁！阿归，待会儿回去，你就实话实说，就说是爹受不了她的烂手艺，这才带你下山打牙祭！”

“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

“爹爹不反悔？”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乌瞳视远，小人儿笑得快意，“娘，你听见了吧，真的不是阿归的主意。”

“啥……啥？”脖子僵硬转动，某人烧高的火焰陡然熄灭，“夫……夫人……”

“偷看漂亮姐姐？”眉间一点红痣，美人观音貌。

“不……不敢……”

“我的手艺……”停顿了一下，美人灿笑如花，“烂？”

“谁？谁造的谣？”某人义愤填膺。

“相公，咱们回家慢慢说，慢慢说……”

“夫人啊夫人，其实是阿归她吵着要下山。”

“……”嫩嫩的小脸微微抽动。

“为夫是被逼上梁山，迫不得已啊。”

她就知道，什么“气宇不凡、高大英武”，什么“君子一言，快马一鞭”，都是假的！要是江湖上真这么传说，也只能证明那是个谎话圈。

幼小的心灵破碎个彻底，却牢牢记住了一句似真似假的话。

“阿归，今日爹爹言传身教只为你明白，在江湖里识时务者为俊杰。”

“醒醒！”

她掀开眼皮，就见一双喷火的丽眸。

“唔……”脸颊好疼，这位女侠是想把她打成猪头吧。

“真是，都这样了还能睡着。”女侠很不屑地看了她一眼。

“我睡着了吗？”她挠了挠头。

“哼，不仅睡着了，还边睡边笑呢。”

“大概是做了个好梦吧。”脸埋在阴影里，她似笑非笑道。

“傻笑什么，要不是你拖后腿，上官公子早就被我救下来了。”女侠叱道。适才这个人冒出来的时候，她只想扔下“包袱”逃之夭夭。谁知这“包袱”像是长在她身上一样，甩也甩不掉，所以真的不能怪她啊。

“没想到天龙门武功不行，缴械投降的本事倒是不小。”

刀剑还没近身，她便果断地放弃了反抗，真是有辱“江湖人”这三个字。

“不是有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么。”她顾左右而言他，“咦？上官公子呢？”

“你还好意思问！”女侠倒吊眉梢，恨不得将余秭归一口吞下肚，“上官公子让贼人带走了！”

“哦。”

“上官公子长相俊美，又不懂武，此去定是凶多吉少，要是上官公子……”黄衣女欲言又止，一脸焦急，“你让我怎么跟江湖人交代？”

会有什么事，最多不过是失财失身。这样多好，让他明白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免得他老是误会“出家人”。

她忍住笑，以免激怒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女大侠。

“我家主人说了，公子可去客房休息。”牢门外传来对话声。

“不用，在下和两位姑娘一起便好。”

门打开，蒙面人半举火把，“请。”

衣袍不染尘，墨发未凌乱，某人步履从容地走进牢房，全无受辱的痕迹。

“上官公子！”女侠一把将他护在身后。

蒙面人无视她的敌意，只对上官意有礼道：“公子好生歇息。”说完便将牢门锁上。

“公子可好？”

“多谢姑娘关心，在下一切都好。”上官意不留痕迹地摆脱女侠的触碰。

“那方才他们找公子去是？”

“不过是索取钱财罢了。”他答得理所应当，仿佛常常面对这样的情况。

“那公子是给了？”

“自然。”

“小女子季兰，师从峨眉掌门。待脱险后，小女子必将公子之慷慨回禀家师。”

余秭归闭目听着，只觉这声音明显带着讨好，与先前对比不似一人。而接下来的男声听来温润实则清冷，客气有礼中透着疏离。人人都道他是江湖救苦救难的菩萨，却不知眼不见时“神佛”是如此无情。

人与神之间距离无限，一个黑夜，一个白天。

她听着听着，慢慢地意识开始模糊起来。背后的石壁有些凉，不及身侧